



附属六院的医生们把“做一个好医生”作为毕生的追求。他们深谙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和使命，把行医救人当做一种人生信仰去实践。现任附属六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泌尿外科主任的汪中扬副教授曾说:“党委副书记是我的兼职，纪委书记也是兼职，我还兼着其他职务，只有做医生才是我的专职。”

医之术: 医术要用一辈子去精益求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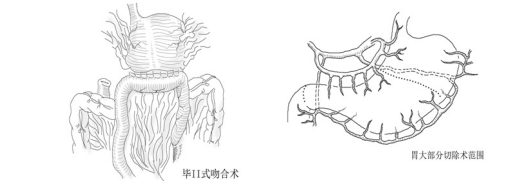


前不久,中大常务副校长、附属六院结直肠肛门外科首席专家汪建平教授的医学手绘图在微博上走红,这张手绘的手术记录图精细程度堪比教科书,让人吃惊。中大肿瘤防治中心邱医生在偶然机会下发现了这份手术记录,他说有时候医生加上手绘图是为了便于同行间交流,但一般来说,教授都不会自己写手术记录了,而是交给下级医生写,“我是外科医生,手术自己也画图,但是绘到这么详细很难做到,其绘图功底相当深厚”。邱医生拍下了手术记录发到了微博上。短短一日,该条微博得到400多次的转发。

汪建平教授把画图的过程当做一种享受。在他看来,画图其实是每一个外科医生的必修课。自从进入医院,汪建平教授就尝试画图,慢慢熟能生巧,一张图20分钟内可以完成。虽然他现在已基本把画图工作交给手下,但遇到一些特殊手术,他还是自己动

手绘图,一年大约画10多幅。汪建平教授笑着表示,当医生是让人很兴奋的工作,当你手术做得很成功,画图的时候就不觉得累,反而很享受其中的过程,他还说:“我画的图从来都不保存,都是跟随病人病历一起走,方便今后的治疗”。

汪建平教授的习惯也影响到了身边的很多人,他的学生也会经常手绘或用电脑绘制手术图。以下是汪建平教授的学生陈钰锋电脑绘制的手术图。



肛肠外科的任东林教授被评为“广州妙手”,他说:“行医乃上善,能做医生是福气,要一辈子去精益求精。”也许正是这样虚怀若谷的风格和严格律己的态度,让他成为羊城著名的“医学妙手”!“看任教授做手术是一种享受,是在欣赏一种艺术”,类似的评价在同行间广为流传。任教授一直以“一切为了患者”为宗旨,以“微创的精细解剖”为理念,其手术操作传达出一种优雅感,洋溢出一种感染力。“无出血技术”是任教授近年所提倡的。而事实上,这也是任教授手术的一大特征。一个直肠癌手术做下来,既往要输好几袋的血,而到任教授手上,几块小纱布都没染红。做到这一点,除了技艺高超外,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任教授说:“把刀锋的温柔接触,理解作为一种对患者的尊重与关爱。”那一刀,看起来是如此平凡和简单,好像是每一个学过三天手术的医学生都可以随手挥出的一刀。但是,当你仔细看,那貌似轻轻的一刀,实则蕴含握刀主人几十年的经验和功力,其刀法细腻流畅、轻重适度,多一分则太多,少一分则太少。人刀合一,是手术医生的极高境界。

医之业: 医学是一种无止境的探索

附属六院的医疗总监、消化内科的学科带头人,胡品津教授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内消化内科学界的权威之一。然而这种学界造诣并没有让他止步不前,相反,他在医疗和学术上始终保持着年轻人才有的激情和活力。于他而言,医学是一种无止境的探索,近年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一种罕见的病——炎症性肠病(IBD)上来。这是胡品津教授医学生涯中的一次“再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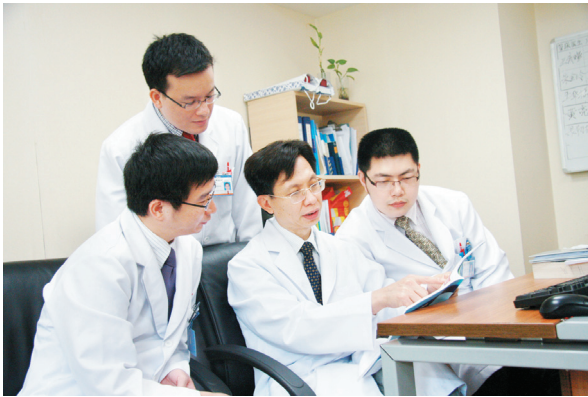
在他之前,国内鲜有人关注过IBD这一罕见疾病,IBD是一种病因不明的肠道炎症,在胃肠道的任何部位均可发生,临床上分为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两种表现形式,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儿童IBD的临床症状除常见的胃肠道表现外,常有明显的关节炎、生长迟缓、体重不增、营养不良、贫血、神经性厌食等,尤其生长迟缓是生长期儿童的最突出的症状,常在婴儿期就已出现。成人的症状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发热、消瘦、贫血、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部肿块、肠梗阻、瘻管形成等,伴有营养不良、关节炎、虹膜炎和肝脏损害表现等。

我国刚进入IBD高发期阶段,近十年来确诊的病例是前十年的8到10倍,高发年龄段在15到35岁之间,它正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手中夺走他们的健康,以及正常生活、工作的自由。IBD患者生活难、求职难、婚恋难,让年轻人痛不欲生。经济发达地区越容易高发克罗恩病。“发病人数越来越多,涉及地域越来越广,蔓延速度越来越快。”胡品津这样概括克罗恩病在中国内地的发展现状。

由于尚未揭示其发病机理,要预防克罗恩病十分困难。附属六院成立了华南地区首个炎症性肠病诊治中心。炎症性肠病诊治中心由担任中华医学会消化内科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组长胡品津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组长汪建平教授领衔,整合了消化内科、结直肠外科、内镜科、放射影像科、病理科、临床营养科等学科专家,为炎症性肠病患者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和个体化的诊疗服务。



“守真”是附属六院的院训,是每一个附属六院人恪守的准则。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诚如黄天骥老教授所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信哉斯言!守真者,常怀赤子之心,保持纯真本性之谓也。能守真,则不作假,不虚伪,言行统一;能守真,则不违科学规律,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能守真,则忠以任事,诚以待人,互挹清芬,体恤病患。”守真乃医者立身之本,附属六院倡导守真之风,在“守真”的漫漫医途中,附属六院人洒下无尽辛勤的汗水,留下无数坚实的足印……



医之道: 穷其一生做一个好医生



兰平教授说:“医生需要尊师重道。”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仁爱之心,行医处世也是一样。同时,医术的传授,更像老师对学生一样需要精心辅导。希波克拉底对着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诸神发誓: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作为终身尊重的对象及朋友,授给我医术的恩师一旦发生危急情况,我一定接济他。对于我所拥有的医术,无论是能以口头表达的还是可书写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儿女、传授给恩师的儿女和发誓遵守本誓言的学生;除此三种情况外,不再传给别人。每一个医学生都应该把希波格拉底誓言铭记于心。

兰平教授把如何做一个好医生,浓缩为“德”、“善”、“勤”、“壮”四个字。

做一个有“德”的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医德。医德不光是愿望,更是一种行动。这个行动要贯穿医疗的全过程,贯穿医生的整个行医生涯。有很多医生技术很高,但品

德不端正、对病人不尊重,这就是“缺德”。做一个有“德”的医生,病人将自己的健康以至生命托付给医生,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就是解除了病人家庭、亲友的痛苦,这也是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做一名好医生,对工作应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这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态度和对生命的敬畏。行医手木,出了一次差错事故,即使是只有1%或1‰的可能性,但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那就是100%,所以医生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马虎从事。

做一个有“善”的医生。许多医生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医生观察病人的同时,病人也在观察医生,注意医生的言谈,形成对医生的印象。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就是在这种观察交谈的过程中获得的,医生的一言一行无不影响着病人。“善,德之建也。”医生应对病人“善”,病人认为你这个医生好,是因为这个医生是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此为“善”之最佳体现,再加之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医生也就在病人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医生不仅是治病,还应该治心。

做一个很“勤”的医生。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专业。永远干不完的话,永远念不完的书,永远做不完的课题,永远写不完的文章。对一个专科医生而言,扎实的基础是成长为一名学者的首要条件,地基不牢很难建起摩天大楼。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说明勤奋和思考缺一不可,学会思考是前提,但更重

医之仁: 对医生影响最大的是病人

附属六院现任院长兰平教授常说:“医生需要冷静慈悲之心。”医生的负担沉重,既要积累丰富的医学知识,跟上最新进展;又要修炼人文素质,关怀病人在各种状况所面对的挣扎。面对任何危机,心灵的宁静是一个医师最重要的素养。拥有丰盛的宁静,可以去包容他人的不幸。这种慈悲之心在附属六院的很多医生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胃肠外科的彭俊生教授从业20余年,以精湛的医疗技术、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同行的敬重、学生的爱戴和病人的信任。彭俊生教授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技术上精益求精,对消化道肿瘤尤其是胃癌、临床营养支持、肠瘘等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为亚洲首例腹部多器官移植主要参加者。他不断学习和创新,把国内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治疗理念结合本院实际应用到临床治疗中,率先开展双镜联合早期胃结肠癌根治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他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时刻把病人放在心上,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己任,以挽救患者的生命为最高人生目标。多年来,经常因为工作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几乎没有按时下班过,无论有多忙,他都会坚持一日至少两次的查房,即便是忙到深夜,他也要到病房里看一下才放心。即使学术地位超然,但彭俊生教授常自嘲自己仍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夜里被电话叫回做手术“太经常不过”,但他从没有一句怨言。2009年的除夕夜,一急性重症胰腺炎病人病情危急,需马上手术,他在手术室里激战了将近6个小时,病人终于转危为安,当他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新年第一天了。他还是一个极有爱心的医生,2008年正月初七,不少人正在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所在科室接收了一名弃婴——近段有食管闭锁,远端有肛门闭锁,并且食管与气管相通、直肠与阴道相通,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在住院费用并无着落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开启医院绿色通道,并亲自主刀为这名弃婴行手术治疗,挽救了这条无辜的小生命。一个病人说:“彭教授在我们那里可是个大名人,都知道他技术高超,医德高尚,所以我们都愿意

大老远过来找他看病。”任东林教授亦是如此。对病人的爱护和对技术的追求让任东林教授对病人心怀谦卑和敬畏,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骄傲,偶尔有点自豪,那一定是因为某个手术做得特别顺利、特别成功。当医生这么多年,他最大的幸福感来自能为全国各地的病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他常说:“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人是有的,他们是我的病人。”

任东林教授与病人之间的故事很多。二十年前,任东林教授还在肝胆外科,曾参与接诊一个肝癌患者。小伙子二三十岁,两兄弟相依为命。一来二往的,任东林教授和他们两兄弟关系都很好。当年受技术水平限制,肝胆外科很多肿瘤治疗效果不是太好,那时候能把癌变肝脏切下来,技术上已经是成功了。但切除癌变肝脏半年后这个小伙子还是没有活下来那位哥哥离世时,任东林教授很伤心,那时他体会到一个医生的无助,他很想帮他,但又帮不了他,这给年轻的任东林造成很大的心灵冲击。半年后他弟弟又因同样的病来到医院,他说要是和哥哥的病是一样的就不治了。“这两兄弟的事让我感受到巨大的震撼”,任东林教授说,“我觉得一个医生一辈子可能都没办法骄傲,因为遇到的问题太多了,太多人需要你去看去救治而你很多时候真的是爱莫能助。对我来讲,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把技术学好,使之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从而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任东林教授就这样在与病人的交流和互动中,缔结信心,相互获取人生的温暖与力量。任东林教授强调:“在我的人生路上,除家人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病人。他们给了我人生进取的方向、给了我职业的目标,也给了我力量。我很满足自己现在的人生状态。”

